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覺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巳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旣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瘞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愼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淡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討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
無憾并條陳逵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
令逵逮問逵逼瑄令供李賢主使瑄懼拷死于獄乃
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逵信
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
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投指也逵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瑄亦
得免　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
而免門逵欲陷李賢以楊瑄不屈而免世咠嘗無義

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冬十月　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十二月　以王槩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吏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顔夭而跖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愕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
崩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傅恭會昌侯孫繼
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
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
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
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君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須倒加二字不然無分别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懽
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
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溥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己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内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論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譎戍煙瘴逹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敎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
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吴
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
等討之潁與琛將中軍督甘凉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修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勑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
而宦竪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

以丞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譏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遠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為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敎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寳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錄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内臣牛玉偏徇巳私朦朧奏請將巳退吳氏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巳請命毋后廢黜吳氏明正牛玉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罪四乞寘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詐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譏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公文不善賢銜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薑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𠂔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令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後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是冒功者盡華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尾刺者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没太監吉祥地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擢貞定府束鹿縣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顒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摶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氷明如鏡之謡邑介眞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十一月　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掖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勇為遊擊浙江參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兼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憑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廕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候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内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　上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　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理持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别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賊之後斟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修丘濬廣東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録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録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擾不支若令
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内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柔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為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中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兾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勑諭迤北使臣孛來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曾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敔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吴節等爲人所累御史蔡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悦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寃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廵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宜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廵撫等

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于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𠄘爲南京翰林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職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捄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啣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説票旨各陞知府士論不𠀤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曰阻絶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士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寄行反間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琮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
採用之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地方流民聚襄鄧
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
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
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至是追須英之先見者比
干茂陵徐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
致祭　復倪謙爲翰林學士閑住謙上言天順三年
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逯
杲擠排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賢
對以雪寃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誣合究終莫能辯彼眞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官躬詰盜所廉察情實此等究獄咸與伸理庶幾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　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巳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愕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巳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大理卿王槩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達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姦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　命撫治南陽荊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　敕南北直隷浙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　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　上慰留之　八月　命工部侍郎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塤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猺獞逼脅平民使
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
怒令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勝之　南北直隷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顒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

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弩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
有言其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
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
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糧
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
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乞申勅守
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
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為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
攻陷地方甚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
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滸等旣無撫
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
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滸等俱奪
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
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

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録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録從之　按差官審録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皷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晓刻金星犯鍵閉星
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朶顔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郎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録卷第三十

憲章録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黄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務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偷安能嬰鋒挫銳况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志家徇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

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

撫綏轄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後且行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壽自奏復少詹事

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闕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張泰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稱名臣　兵部言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遥

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
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
虜敢與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
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
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
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
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强而
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
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

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
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
楊琉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
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
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
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
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
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墩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討蓋不出此惜乎畫

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萬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吏喬昺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眞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

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堡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直剴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旣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為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乩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

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谿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逋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鬭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奪情起復翰林脩撰羅倫疏

劾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
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
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
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
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
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
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
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
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

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為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搖𢎞朋比姑宥其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肩無恥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刼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戸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議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戍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尢天峰謀

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
四散刼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
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
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敗通等就擒
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
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
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
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
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
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

所以士無鬭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
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
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
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
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
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盖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
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
如凉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
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
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方復蒙寛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汚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諠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竄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

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

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

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

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刼縣治請乗大軍勦滅之以除

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

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聞遣爲民時崇王將出

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覬免

尚書王翺奏鑑懷姦不忠送坐除名 南京光禄寺

卿蔚能卒能陜西栒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禄寺典簿

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禄

寺卿能任光禄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物還家其尤
為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内供應器
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華曰上怒不可測
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謂
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畜身如能與況鍾者
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
為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禄寺以供應不足
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
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
殄天物莫此為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

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冬十
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
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
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
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
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
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刼巫山大昌縣治調發將喜
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
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
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請信帶告缺食信給之食

仰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
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
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
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拔
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
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
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
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討其

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爲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進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

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巳無
完郡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趍其末未見其
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
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
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远乎自古蠻
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巳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況於困乎
於是命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
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
萬五千七十有奇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

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號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會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軃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兀刹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七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牆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遥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延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

堵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
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為意求如
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瓦剌太師阿
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
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
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
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
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
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麟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紊引他夷濫支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斜阿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朵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朵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例令爾無故紏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
敬朝廷體循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
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
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専意欵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
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
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奉命賑
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歴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
上䟽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
旨未幾以丁毋憂赴闕陛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
八十謫河州定羌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

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
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
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節可取陞刑部左
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塟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
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形
遽議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
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
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起
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軏薦命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宮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
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
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
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
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
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
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
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
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盖接踵矣雖小有才
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平虜將軍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遁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因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擬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

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
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
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
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
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爲良等保留仍舊閑原
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
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
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
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

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丁亥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當賞奚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況統兵大臣俱冒賞過分今賊黨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斃成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效　上曰殘寇只令韓雍督同和勇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

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鐫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兩軫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刼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給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塤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君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至是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
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
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
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
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
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慾自懲游
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
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大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
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表愷奏免之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巳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爲巳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隋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　上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奏上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

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　秋七月　工科都給事中黄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門正樓爲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川等亦以爲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盗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税糧買辦物料多於往

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書王翺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翺年八十有四矣　八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著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陞陝西參政余子俊爲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

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拽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氷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命停徵江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賓討董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諡忠肅翱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尚文藝又任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没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移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覆溺且大盜出没遂塞為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以

闕防之　復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
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
部等衙門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
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
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
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
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
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
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
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
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
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
愚之所能揄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
已定今若謬聽高瑾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除擀嘗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瑾
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
正大倫也鄭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禀命於何
上不過羣臣扳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
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

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
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
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
圖富貴容逆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
有疾陳循自合迎而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
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
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
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
小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
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
内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瑶此舉非
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
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
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
不介意俱不必行　謫翰林編脩章懋爲湖廣臨武
知縣黄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昶桂陽州判官時以

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
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雖蒙優詔賑䘏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毋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
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
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
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厥兵戈

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杖調
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近往所屬巡歴百姓
舉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勑戶部定議請將
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
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
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
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
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
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璟爲戶部右侍郎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

學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寮貞度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衞去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